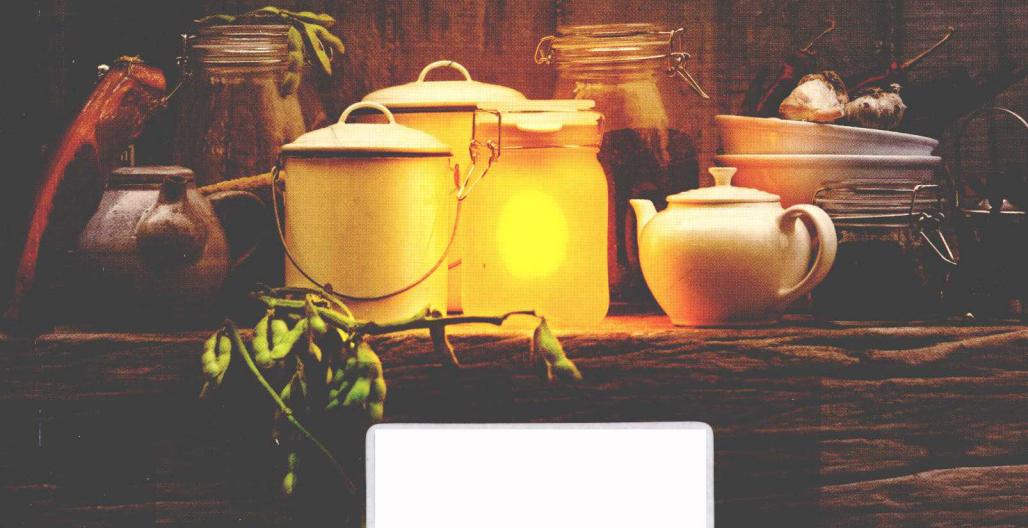


安井

Make Every Simple
Day a Good Time

把每一个
朴素的日子都
过成良辰



把每一个
朴素的日子都
过成良辰

卷一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UBLISHING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把每一个朴素的日子都过成良辰 / 晏屏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108-3773-9

I. ①把… II. ①晏…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1051号

把每一个朴素的日子都过成良辰

作 者 晏屏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773-9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序幕

择良日而返乡 / 002

第一章 春生

国王般的早晨 / 014

阡陌花开缓缓归 / 020

高山采春茶 / 025

千花万蕾窨花茶 / 030

人间四月天的燕子 / 032

农人的田间春茶 / 035

采蕨南远山 / 038

清明野餐会 / 041

缓慢老去的牛 / 047

慢生活的代言人 / 051

吃货的梅雨季 / 054

普拉提运动 / 058



- 磨掉的时光 / 060
被恩宠的衣物 / 063
碧溪曲水宴 / 066

第二章 夏长

- 手执青秧插满田 / 070
戴指环的鸭子 / 074
奔腾的雨季 / 080
古味木瓜凉粉 / 083
田间地头天仙配 / 087
星光游乐场 / 089
野生香奈尔五号 / 090
诗意的植物 / 092
《诗经》里泡大的日子 / 095
华丽的散步路 / 097
墟市的腔调 / 101
乡土高级定制 / 110
骄傲的白粥 / 114
菜园里的选美大赛 / 116
流动的餐桌 / 119
吾家有禾初长成 / 121



第三章 秋收

- 山田望稔秋收近 / 124
晒场交响音乐会 / 131
秋后算账 / 138
椒情万千 / 145
酱起来的阳光 / 147
柿情画意 / 154
漫山遍野小橘灯 / 156
阁楼上的开放日 / 158
窖藏一段时光 / 159
一颗充满景仰的蛋 / 165
小滋生活 / 168
红窑火炉新醅酒 / 171
建房总动员 / 173
撩拨人心的人 / 178
木炭的情怀 / 180
温柔的陷阱 / 182
生活大爆炸 / 188
白露节的水晶冻 / 192



第四章 冬藏

- 性感的火腿 / 196
野蛮生长的板鸭 / 201
文艺小火炉 / 202
冬日交际会 / 205
榨油坊的十二层瓦罐蒸汤 / 208
姿态从容的豆腐 / 214
如何养育一锅鸡汤 / 218
寂寞的年货 / 223
一块魔芋的职业道德 / 225
声势浩荡的婚宴 / 229
不可得罪的舅舅 / 235
规模宏大的夜宴 / 238
山里的新嫁娘 / 242
接踵而至的鸿门宴 / 248
写对联的人 / 252
城府高深的八卦盒 / 255
宏大的豆腐渣工程 / 261



尾声

愿随春风忆南溪 / 266

后记 / 276



序幕



择良日而返乡

“你奶奶失踪了！”这是我爸爸早晨第五次给我打电话后，用绝望的声音宣布的、一个未经众人鉴定的、颇有自我夸大事件严重性嫌疑的结果。事态最初是我在上班路上，接到老爸打来电话说：“你奶奶下楼很久没上来。”当他再次来说话“你奶奶还没回来”时，我仍堵在原地待命，但这两通电话已有三十分钟的时差。当我急躁而缓慢地费时近两个小时到达公司楼下停车场时，关于我奶奶已经演化成了“一位八旬老妪早晨在戒备森严的小区离奇失踪”的《深圳晚报》民生版新闻女主角。

这是2012年3月8日一个普通的早晨，我有点不愿意相信八十岁的奶奶还会在妇女节用失踪的方式来争取女权。

之后在我打卡签到、泡咖啡、收拾办公桌、整理前日文件的琐事里，轮番接到我叔叔、姑姑、舅舅及我老公程子安打来的关心、焦虑、着急、责问电话。他们一致认为作为每星期都会陪奶奶爬梧桐山、到大梅沙捡贝壳的人，我没理由不知道奶奶的下落。因我三十岁仍没有孩子，身上压着数百万元房贷，而成为最让奶奶担心的人。半年前我告诉奶奶，对于不孕，我可能要负99%的责任，而程子安的1%是他不该娶我让程家无后。两个月前我在电话里向老板咆哮他一个月让我出差二十天，给我的钱不够让我老公买条钻石项链送给他秘书时，奶奶正在旁边。但对于活了快一世纪的奶奶而言，若孙辈们工作失意、夫妻不和、贷款压身这些支离破碎的都市生活轻易就能击垮她，那绝对是比公众对红十字会账目还深重的误解！

就像有人在试穿镶钻婚纱时，突然觉得自己人生应该有另一种活法，然后提着裙摆跑到大街上一样，其实自从试戴她的三个儿子、两

个女儿合伙凑五万块钱买的玉镯，并在彭年酒店预定好寿宴，远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儿孙们都会回来时，奶奶就有点恐慌。我无比坚信奶奶像少女恐婚一样，恐惧她的八十大寿！

穿着 Vera Wang 的高级定制，在高朋满座的宴席上夺门而出，奶奶和这样的待嫁新娘有个共同表现就是——玩失踪！

我在会议室里听远在加州坐移民监的老板抱怨，他三天没见到个鬼影，“现在连头、澡和脚都要自己洗了。”我对老板需要亲自洗脚心生无限同情时，仍想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奶奶在这个早晨会失踪？

十年前，我爸爸和叔叔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开车把奶奶从她生活半个多世纪的山村“绑架”到深圳时，是抱定要她变成一张黑白遗像再送回故乡入土为安的。从安眠药中醒来的奶奶，一睁眼发现满地乱走的鸡鸭成了四处乱窜的汽车，也只能在十五楼凭空兴叹，连楼都跳不了，阳台是加厚封闭式。

这些年，亲人们众筹款项希望让她来一次欧洲八国游，每次都因她恐飞誓死不从，像劫机分子似的大闹机场。虽然出国一直未遂，但每月仍架她去香港。我还给她买了台 iPad，让她整天对着汤姆猫说话；教会她打 Angry Birds，看着那些笨猪，想想她从前养过的老母猪；Fish Lord 还可以让她怀念老家那个打渔的汪老头。我们用科技和物质的日新月异堆砌她的幸福感。她亦慢慢适应深圳生活，应对着我们的喜感，众人皆忙时，捉个僵尸给她打，就能度过漫漫长日了。

有次过罗湖关，她看到别人用旧手机，投去同情的眼光：“啧啧，智能机都没有。”那人像没穿衣服似的被奶奶用目光羞得无地自容。她积极、上进，走路比保姆还快，我们都觉得她活成深圳老人的幸福样板了。就像现在，我姑姑移民加拿大，买包榨菜都要换算成人民币来心疼；叔叔为了付他儿子在英国留学的费用，下班后还开着雷克萨斯送华强北的加班族拼车过关外；我和程子安除了袜子什么都要还贷；

但大家还是集资给她买了一个五万块钱的绿镯！

报过案后，我们一众人等正聚在家中，叔叔还抽空把一家人的焦急在微博上现场直播时，门开了。奶奶站在门口：“我要回家了。”在恢宏的失踪叙事面前，突然迎来这么一个明了的结局，我心中甚至很不人道地闪过一丝遗憾。

奶奶刚从罗湖火车站买完车票打的回来，她返乡的心在这个平淡的早晨，用彪悍的做法来体现！众人无语。我打破沉默：“奶奶，其实火车站有代售点的，买票不一定要去车站。”

接下来的问题是谁陪奶奶回乡？我爸虽然快退休，但他看到报纸上与他同龄的人还在上市公司兼职，便整日想着退休后怎么过上工作时未曾达至的高管生活。我妈说她十年前已经胃溃疡，她的胃不能习惯乡下早餐都要吃大碗硬米饭的日子，虽然我从没看她因胃病就医。

其实，我的奶奶耳灵手快，在东北饺子馆能一眼就发现端上来的八两香菇猪肉馅饺子少了两个。她可以向出租车司机准确地报出她所居住的叫泛海拉菲圣罗里斯小区天玺御峰二期 Yohama 公寓，指挥他们绕过君临天下、比利华山庄、拥景台等一系列我通常用 GPS 都无法准确通达的小区。所以，我们每个人还在自己的立场里纠结该如何处置这件事情时，奶奶正往行李箱里放她的衣服。

“你陪我回去住一年，肯定能怀上。”奶奶的语气不容置疑，“我们南溪山清水秀，几百年来女人都是一窝窝地生。你在深圳喝的水同厕所一根管子，别说生孩子了，养条鱼都活不了。”作为奶奶指定的“御用陪伴还乡人”，我别无选择。还好，因长期出差，家里随时备有我春夏秋冬四季衣物、化妆品、高跟鞋齐备的箱子，只需放进一瓶安眠药、鱼肝油、维生素就可随时出发。

“你去住一阵，就这么定了。”优秀共产党员兼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我的爸爸作总结性发言，“这叫 Gap Year，《新周刊》前不久还

做了个专题。”

软卧车厢里七小时的回乡之旅，玩着 iPad 很快就过去。下了火车坐汽车，坐完汽车坐三轮摩托车。与鸡、鸭、猪共挤一车厢的汽车，还只是让我不停呕吐，那辆只有破帆布遮挡，我迈脚跳了数次、最后被车夫托着屁股才艰难爬上去的三轮车，让我像要去挑战如何在崎岖山路上保命的生存达人极限赛。

如不是旁边的行李箱把我和奶奶塞住，我们大抵早被甩到两边悬崖毙命，幸运点或许会被夹在峭壁中，多年后被偶尔经过的人不经意抬头时发现两具风干的木乃伊。

而前面的车夫，驾驶着这辆颠狂赛车置若罔闻，没到达目的地之前，是不会知道后面是否还有人存在的。若有人目睹此情景，定以为他要押解我们去当压寨夫人。颠簸带来的痛苦，让我捂耳抱胸、涕泪横流。奶奶却只顾闭眼享受这跌宕起伏的刺激。这辆集坦克开行的轰鸣、飞机爬升的颠簸、过山车的晕眩于一身的“重型山地装甲车”，终于在我连胆汁都吐尽的时候停了下来。

“到了。”车夫跳下来朝我们吼，他的话像响雷似的炸得我头皮发麻时，我才发现他患有严重的职业病——耳聋。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他就把我们的箱子拎下，朝泥泞的山路跑去。

“快跟上。”奶奶下车拔腿就跑，回乡的兴奋之情化为脚底抹油的超强动力，对我扯她衣服、拖她后腿并不停喊“奶奶等等我”表示极大愤慨：“穿这么高的钉子，蚂蚁都能被你踩死，怎么走路？”“你知道我们夫妻关系不好，这后跟是自卫的武器啊。”我趁辩解空当，死死拉住奶奶的衣角，免得被她抛弃在荒郊野外。

人声鼎沸、鞭炮齐鸣、锣鼓喧天，那个叫南溪的山村，乡民们接到我们打到村委会的回家电话后，欢迎阵势的最低配标准应是如此，才足以应对我奶奶如飞越疯人院般逃离深圳的积极勇气！



充盈坡上的祖屋，像一个久远的故事。

当我四肢并用、满身泥巴、头发凌乱地跟着奶奶来到村口时，看到站成一排的老头、老太太，一个个穿着对襟蓝白褂，看起来仙风道骨。山坡上的老黄牛抬起头不屑地瞟了我一眼；树上不知名的鸟侧头转脑打量着我，“喳喳喳”地通风报信；水塘里鸭和鹅“嘎嘎嘎、哦哦哦”地发出不知是抗议还是欢迎抑或驱逐的叫声。

突然我的裤脚被咬住拖行，“看，连小虎都这么喜欢你。”奶奶用脚踢了踢那只大黄狗，但见这狗立时朝奶奶扑上去，一把将奶奶摁倒！就在我发出高分贝的尖叫时，人群中响起热烈的掌声。通过大黄狗这一关，就像当年我见过程子安的妈似的，代表认同是一家人！不过与程子安的妈给我家传翡翠玉镯相比，这只大黄狗却只会咬烂我的裤脚。

小虎是奶奶养过的一条狗的第四代子孙，爸爸有一年回乡时它见过，我与它所有的渊源就追溯到此。但奶奶说：“它知道你是自家人，它在你堂伯家寄养，每天从你伯家门口过的人它都要吠半天，但它认识你。”

奶奶的胳膊被几双手轮番架着，不知道的还以为要将她押赴刑场。从村口到家门口的路上，大家都在谈论小虎咬我裤脚的事。当然主要是表彰小虎的机灵，三十年来从未回乡，但连一条狗都知道，你的根在这里！

南溪这个小山村，背靠南远山，清澈的碧溪水沿着村庄蜿蜒而过，南溪因此而得名。南溪人大多依山临水而居。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站在我们家所在的充盈坡上放眼望去，似乎突然就能明白奶奶说的：“南溪的女人自古都是一窝一窝地生。”我第一次谋面的祖屋，若在深圳，地产商们根本无须绞尽脑汁，便可轻松找到这样的文案来形容它：充盈坡半山美墅，坐拥五百米南远山，错落有致的百年松柏环绕四周，未被破坏的丰富自然景观令您犹如置身 5A 级国家森林公园，推窗可望炊烟四起、鸡犬相闻的村庄；耳畔是山雀的欢歌；在无敌山

景、潺潺流水这样华贵风情簇拥下，静静地伫立，聆听大自然免费演奏的抒情慢板，欣赏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恍如走进世外桃源。容纳千山万水，匹配巅峰尊贵……

它的身价应值三百万吧？我正幻想着，突然“噼里啪啦”一阵巨响，有人用竹竿挑着一串长鞭炮举到我面前。“南溪人自己做的，一串可以响十分钟。”奶奶自豪地说。深圳已禁放多年，我不知道鞭炮也会像男人一样，需要有个持久度来衡量。“山外或屏山买的也就跟放个屁差不多。”奶奶继续赞扬。南溪鞭炮，中国名牌、质量信得过免检产品。我已经被鞭炮逼着躲到草丛无处藏身了，它仍固执地炸个没完！南溪人喜欢在你耳朵边大喊、用鞭炮炸烂你的衣服，放出一条大黄狗咬破你的裤腿。还好，厨房有人忙着帮我们做饭。

一只鸡从山上俯冲到后院“咯咯哒”叫了两声，下出个漂亮又洁白的蛋，骄傲地迈着矫健的步伐期待我的赞赏，我正准备找点什么奖励它。突然有人捉住它一刀割下去，方才生龙活虎下蛋的母鸡成了案板上的鸡肉，而我手里还摸着那颗有余温的光滑的蛋在一旁胆战心惊。

后院有个鱼塘，几十只鸭子在游泳。这时厨师在灶边放下锅铲，顺手抄起一个鱼网兜，从窗户上伸出去，从池塘里捞起一尾鲜活的鲤鱼，“啪”地摔在案板上，一刀割开肚子，用水冲洗一下，再“啪”地丢进锅里，清水没过鱼肚，转瞬间，香味随着热水蔓延开来。据说降低惊吓程度可以保证鱼的美味。随时从锅边伸出鱼网兜捞一条，几分钟后变成了鱼汤，实在是很人文的举措。

“树上有果、地上有蔬、池中有鱼、鸡鳧之豢养，尤为得法。形形式式，比购诸市上而更佳。有不速之客，酒席可咄嗟立办。”充盈坡上的一切可以和袁枚大人的随园媲美。

在选定一个地方打房子地基时，南溪人第一想到的是要有活水引过来作池塘，塘里养鱼、养鸭，也养那个调皮的儿子。塘边种李子、

梨子各种果树，树下种蔬菜，把池塘作为居家一部分并实现禽、树、果、蔬立体化养殖。

南溪的山涧水从南远、清远等高山上流下，经山谷、石泉、崖洞，晶莹透亮，是茶圣陆羽所倾慕的“乳泉石池漫滋者”。把水洼深挖后，用石头、砖块沿四周砌成水池，几根竹筒管连接到自家的水缸里，不需要时就把竹筒搁下，流水又继续欢快地向山下奔腾而去。水像南溪村本身一样，数百年来缓缓流淌，未曾枯竭，也未过度开发，洁净而清甜。

众人把我当贵客迎进堂屋时，眼前的阵势让我有些吃惊。我们上午十点到达，十二点半左右两张大桌上已摆满了菜。清炖土鸡汤、粉蒸大肠、米酒烧血鸭、五香米粉蒸肉——每盘都满满当当，除了辣椒，连葱、姜、蒜等调料都稀少，也不讲究什么荤素搭配、水果甜点、摆盘边饰，只是不停有人用粗瓷大碗传菜上来，结结实实地砸在桌上。奶奶说这些菜都是为了欢迎我们回乡，各家从自家灶膛或阁楼上奉献出来的。

从鱼塘边采摘的白菜，浸入南远山涧水里洗净后，“噗”地扔进柴火烧红的锅里，热气腾腾地端上桌。干脆、豪迈，不带一丝拘泥，迅速得让已经躺在胃肠里的菜，都没来得及回想十分钟前还在池塘边招展的风姿。它们在各种本该落地的节气种下，破土、发芽、开花、结果，虫子、飞鸟还有老鼠刨食都是必经过程。

南溪的鱼，肉质清香、细腻，清水蒸煮，既不需小葱调味，也无须生姜去腥，更不要在身上左割一刀、右切一道，铺满姜片、火腿片、冬菇片或肥肉片，塞完鲜花又塞菜叶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增香。它坦荡地像真理一样躺在盘子里，放到嘴里一丝甜味在舌尖荡漾开来。此时它似乎在骄傲地宣称：作为一只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我健硕的身躯经得起任何考验，我的灵魂都没有一丝赘肉和油脂。